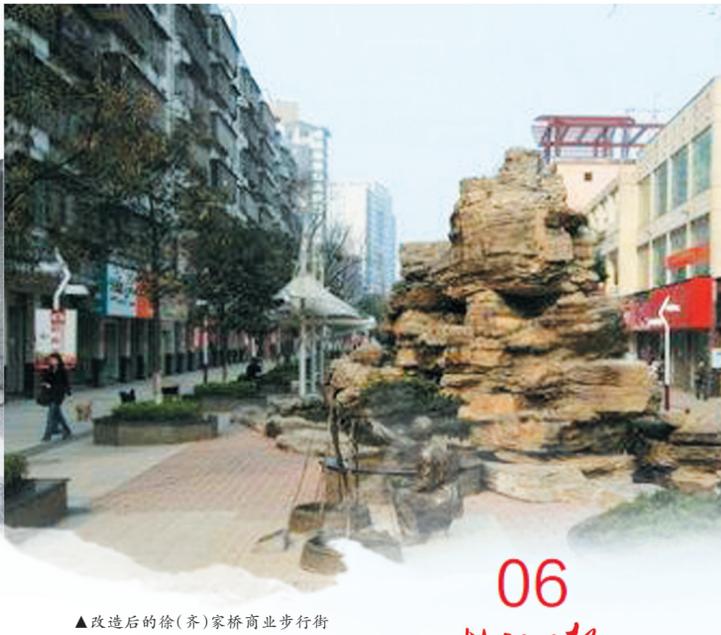


▲上世纪八十年代，解放东街低矮的民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解放街，“协丰长”绸布店



▲改造后的徐(齐)家桥商业步行街

06
株洲日报

时光

千金药业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2023年10月2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杨卓

旧事

父亲的二胡

罗佑开

小时候,有一个走村串户的算命先生,人们叫他“斋子脚”——他不但会算,还一条腿踝关节以下没了,裹上厚布,成个大圆,就像未开叉的牛蹄,或许是酷似中元节敬祖宗的糯米“斋”吧,所以得了这么个雅号。

他由一个男孩领着,游乡算命,所到之处拉起二胡;那清脆悦耳的调子,总把贪玩的我引了过去。我于是挨他近近,小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变幻无穷的手指,痴痴地听着,心里痒痒的,好想过去摸摸那奇妙的宝贝!只要他来了,我总是跟着,听了这家听那家,一直听到大人在后面喊着:“别跟了,快回家”。

那年头,经济困难,仓廩不实,衣食难保,父亲的生活只有汗水和杂粮,哪顾得上音乐?你爱二胡,也只能跟在算命先生屁股后头望望而已。

到了1963年,我上初中了。暑假的一天,我跟着大人们在地里劳动,打死了一条大蛇——约2米长,鹅蛋粗细。父亲过来,赞扬了我的勇敢,说:刚下它的皮,我们绑一把二胡吧。于是,他指导我一圈一圈地把蛇皮剥下,翻翻,用一根粗粗的木条填穿起来,再用破碗瓷片刮掉皮下的脂肪层,抹上石灰,放在园子里晒晒,让蛇皮慢慢干燥。

父亲又带着我用方竹做了琴杆,用茶树枝做了琴轴,再去数里远的外婆家山冲里砍来荔枝枝,在稻草火上烤成弓子,挑选又长又细的棕丝做了弓毛,用母亲的鞋底底层的麻线做了琴弦——用较烂的米饭粒在线上来回地擦,把麻线胶紧,不发毛,颤动起来音色不错。

待蛇皮干燥后,剪下一块最宽的放在清水里充分泡发,捞上来,晾干;在蛇皮内面涂上鸡蛋清后往琴筒上蒙住,紧接着用粗粗的棕绳把蛇皮缠紧,紧缠一圈往下挤,紧缠一圈往下挤……待蛇皮绷得又平又紧,再将棕绳扎紧。自然风干几天后,松下棕绳,修剪好蛇皮,再在贴琴筒的蛇皮上粘一圈蓝布。蓝布粘牢后,装上其他构件——一把崭新的自制二胡便可以试音定弦了!

父亲带着我一起制作的二胡,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的宝贝,让我充满“大功告成”的喜悦,也引领我向音乐世界走上第一步,并由此而一路走进享受无限的快乐。

父亲教我如何持琴,如何握弓,如何定弦,如何融滴松香……他教我的启蒙曲子叫“八排子”,还用钢笔给我写了曲谱,是流传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工尺谱”。

父亲跟谁学的拉二胡?自学的,自己从拜过师父的同龄人那里学的。他虽然讲不出理论上的那些道理,却给了我许多很好的示范。父亲拉二胡的熟练动作和陶醉神态,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直到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然不能忘记。

数十年来,二胡伴我走过漫漫风雨人生路。伴我在学校增添课余的快乐;伴我在农村消除劳动的疲劳;伴我在工地结识雅致的朋友。我曾带它进深山学炭匠,我曾带它宿河边架桥梁,我曾带它去异乡修铁路,我曾带它上舞台做伴奏。在弓弦摩擦之间,在蛇皮律动之时,在琴筒共鸣之中:我为《二泉映月》的忧伤而颤栗,我为《除夜小唱》的欢快而鼓舞,我为《赛马》的激越而振奋,我为《田园春色》的轻柔而飘逸……我用二胡发泄郁闷,歌唱幸福,怀念友情,憧憬未来,净化心灵!

父亲把前人的二胡传给了我,我又传给了我儿子,现在我的儿子也在耳濡目染中能勉强拉出几首曲子。

如今,我很轻松地便能拥有一把数千元的二胡,还可以随便从网上下载二胡教学资料,并随时用手机欣赏二胡名家的演奏,但我最难忘的,还是当年那把自制的二胡,以及父亲教我拉二胡的那些日日夜夜。

记事本

在株洲,听崔健

郭亮

“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现在机会到了,可谁知道该干什么……”

熟悉的《红旗下的蛋》的背景音乐响起,崔健戴着那顶标志性的红色五角星帽子上台,绚丽的灯光和观众的掌声让现场瞬间热血沸腾。这是2023年10月17日晚,神农大剧院,“2023崔健保利剧院院线巡演——株洲站”的演出现场。

但凡对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稍有了解之人,大抵都对1986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国际和平百名歌星演唱会”不会陌生。正是在这次演唱会上,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崔健穿着一件旧褂子、两个裤脚一高一低地登上舞台,用高亢而真诚的嗓音嘶吼出那句经典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而后,这句嘶吼以野火燎原之势蔓延中国城乡各地,《一无所有》的旋律成为那个时代年轻人宣泄情绪的最佳背景音,中国摇滚乐持续三十多年的发展也由此开端。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崔健株洲巡演的票仓一开,便早早预定,尽管1986年的我尚在襁褓,但亦不乏在无数个不眠的长夜嘶吼过“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的经历。

回到当天的巡演现场,偌大的剧院座无虚席,多是我年长的60、70后,当崔健戴着那顶标志性的红色五角星帽子上台,熟悉的旋律随着掌声和欢呼声一起响起,脚尖开始不由自主地敲击地面,手指和掌拍在大腿上敲打,身子亦不自觉地扭动起来,如果不是屁股底下的座椅的束缚,我想,这会儿满场的人已经随着音乐的节拍疯狂舞动起来——没办法,毕竟是对号入座的剧院,不是户外不设坐席的音乐节现场,正襟危坐听摇滚,确实有些尴尬。

显然,台上的崔健也察觉到这种尴尬,开场曲《红旗下的蛋》之后,第二首是同样节奏明快跳跃的《从头再来》,副歌部分,崔健示意大伙儿站起来,一片刷刷的起立声,人群站起,随着节奏扭动着身体、摇晃着脑袋,对嘛,这才有个听摇滚的范儿。

《从头再来》之后是《飞狗》,这是两年前崔健发行的同名新专辑中的主打曲,去年获第3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华语专辑奖,宣传文案里说这是这张专辑凝聚了崔健对生命、爱情、社会、历史的最新思索和探索,表达的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崔健。显然,现场听众对这样的评价并不买账,相比那些耳熟能详的老歌,这张专辑里的歌曲多少显得有些生僻,尽管其曲调更为华美多样,技巧也更娴熟和老道,但和寥寥无几的冷清清,直到舞台灯光熄灭,一块红绸布从上方缓缓落下,遮住舞台上抱着吉他的崔健,熟悉的“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的歌词响起,底下观众的热情才再度点燃,边扯着嗓子合唱边随着歌曲的节拍扭动着身躯。

而后现场便在这样的冷清与热情中交替,台上的崔健似乎很能把控观众的情绪,在唱了几首稍嫌生僻的新歌之后,立马会接上一两首像《花房姑娘》《假行僧》之类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让相对冷清的现场重新热烈起来。在我的理解中,崔健是想将这些年的思考以新歌的形式表达出来,但他也清楚明白,思考是很私人化的东西,不指望能有多少受众,适时用曾经让一代青年热血沸腾的经典老歌来引起台下观众的情绪共鸣,显然更为契合巡演的热闹氛围。

在节奏强烈的《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之后,崔健说,这是本次巡演的最后一首歌曲。显然,现场观众对这样的谢幕并不满意,“Encore,Encore”的呼喊响彻全场。灯光暗了一下又亮起,崔健和乐队成员再次登上舞台,一段悠长而又婉转的过门之后,沙哑而独具辨识度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歌声响起。

来了,终于来了,这曲曾在1986年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唱作的被誉为中国摇滚乐开山之作的《一无所有》再度在湘江畔的新城株洲响起,那个曾经裤脚一高一低的邋遢青年似乎仍未老去,怀里的吉他变得如格林一般,疯狂对外输出强劲的音符,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仿佛被子弹打中,前俯后仰,这场曾让我腹诽不少的巡演也在这一刻达到高潮,并且值回票价!



崔健株洲巡演现场

地名记忆

流淌在旧时光里的“齐家桥”

刘云波

六十三年前,我出生在庆云山脚下的殷家祠堂,这里是原国民政府株洲镇公所所在地,也是株洲建市之初机关的办公场地。

我在此地住到八九岁,有些星星点点的模糊记忆。记得从大门出来左拐就上了解放东街,又叫大石岭,近年改名为大胜岭,野史传说吴三桂在此与清兵有一役大胜,但无确切的史料证据。我从小听老一辈人叫“大石岭”,湘潭土话叫石为“刹”。这里原是庆云山脊的一部分,山上有一块巨石,修路至此,叫大石岭应该不会错。解放东西街是以齐家桥的中轴线划分的,从齐家桥往南走是一个30多米的上坡道,一条断头路,往东叫解放东街,朝西叫解放西街,联通结谷街,构成一个丁字型地貌。

齐家桥和整条解放街都是麻石筑的石板路,解放东街两侧都是商铺,前店后家的那种阁楼式建筑,几乎家家户户后都搭了一些房子延伸至建宁巷的水边。西街则是公所、酱厂、教堂,第一派出所、消防站等公家建筑。街边大多数的房子都是四壁透风的土筑墙,条件较好的人家,也只是住在用木头或石头砌成的房屋里。

小时候,母亲常带我去解放东街“协丰长”绸布店隔壁的裁缝店做衣裳,后来长大了学党史才知道,这“协丰长”绸布店的名头蛮大,1930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在此召开,这次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的左倾冒

险错误,作出了放弃攻打长沙、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江西转兵的决定,史称“株洲会议”。当然,彼时年幼的我完全不懂得这些,只觉得是一栋极寻常不过的临街店铺,倒是隔壁的裁缝店,母亲领我去得多,印象更深刻。记得店里的婆婆总是用窄窄的软皮尺给我量尺寸,量衣领时软软的皮尺和婆婆的手触碰到我的脖颈时,感觉痒痒的,我很享受那一刻的宁静。

“小心,看路”,每次,来来回回的路上母亲总是反复叮嘱。下雨天走在坚硬不平的石板路上特别怕滑,万一摔着了那伤得一定不轻。

齐家桥是通向湘江的小河浜上一座桥,长不到百米,宽七八米的样子,三孔拱桥,扶手栏杆不到一米,全部是麻石垒成的,非常简陋,桥上只能供板车、三轮车和人通行。齐家桥建造年头不详,相传至少有300多年历史,在老株洲人的心目中,它不仅仅是一座桥,而是株洲最初的老城区一带的泛指,范围包括了连接桥两端的解放街、港口街、结谷街、栗树街、李家坪以及建宁附近那一带,居住在这里的人被称“侨民”。其中,既有世居此地者,也有战时逃难迁徙过来的。那一片区有菜肉店、水房、食杂果品店、文具店、铁匠铺、竹篾铺、绸布店、中西医药房等等,油条烧饼甜酒摊,更是让我印象深刻。那时的老街没装路灯,天刚亮,清洁工倒马桶的车就出来了,“倒马桶哇!”吆喝声伴着手摇铃声响彻老街上空,久久回荡。最热闹

时候是早市,熙熙攘攘,川流不息。落后则一片寂静。

齐家桥有一大景观,每年春秋汛期时,湘江的水位已经高过了建宁闸另一边的河浜,闸门关闭。雨水季节一到,小河浜的水见涨,水位一天天抬高,先是淹没了桥孔,后来渐次淹没了桥面,栏杆,最后演变成一片泽国。每每这个时候,浜堤上总是站满了人,他们用一种捕鱼的罾,三角形的长竹竿下套着渔网,网孔大小不一,用几根结实的绳子系住,最后归结系在一根用于起落的竹竿上。汛期大大小小的水塘溪流中的鱼都涌入浜河中,让每一位捕鱼者都收获颇丰。

齐家桥一带是低洼地,发特大水的年份,水漫出了堤,淹没了整个桥面,结谷街大片的店铺,李家坪的居民区都进了水,水位最高时,南边到解放街的断路处,北到结谷街和栗树街结合点的南站铁路边,都成一片泽国。待水退却时,不牢靠的房子被水浸泡过后倒塌,灾民流离失所,到处可见带着小孩的老人沿街乞讨,他们只伸手,不开口,因为开口讲话,立刻可分辨出是本地人和还是外乡人。

汛期过后,齐家桥的街市又慢慢地苏醒过来,回到了从前车水马龙的样貌。

现在的齐家桥和建宁港早已不复存在,成为旧城改造的一部分,拱桥、麻石路,以及种种旧时的痕迹,残存在我们这一辈上了年岁的老株洲人的记忆中。

真情

不讲道理的爱

张宝君

傍晚下楼买菜,看到一楼李婆婆的儿子又带着孙子回来,李婆婆亲热地抓着孙子的手进屋:“快回来,奶奶买了你最爱的手撕烤鸭……”

儿子在身后嘟囔:“妈,他现在都这么胖了,要少吃肉啊。”李婆婆头也不回地怼了一句:“就你这个当爹的事多!又不是天天吃,我偏要给我大孙子吃,还不让你吃呢……”当儿子的只好一脸苦笑,我则被老太太的“霸气”逗乐了。

等我在外面溜达了一圈回来,恰巧又看李婆婆送儿子和孙子出门。儿子在后背箱里整理什么东西,孙子站在旁边玩手机,只见李婆婆背着手走到孙子身边,伸出头假装看儿子在捣鼓什么,却顺手把两张百元钞票塞到孙子的口袋里,孙子先是一愣,然后把钱收好,接着假装继续玩手机……看这大孙子的年龄应该上高中了,一定是当爸爸的提前叮嘱不许他要奶奶给的零花钱,而当奶奶的偏爱孙子,这才上演了这样一幕偷偷塞零花钱的场景。

我以前听李婆婆说过,孙子在学校住宿,儿子每个月给孙子的零花钱很充足,但她就是忍不住还要偷偷再给一点儿。

我小的时候,只要学校放假,就一心想着往奶奶家跑。那时的小孩子平时吃不到什么零食,零花钱更是少到可以忽略,到奶奶家去则是实现打牙祭的好机会。奶奶家的日子同样不宽裕,但她记着我和姐姐最爱吃什么。她知道我们大约什么时间回去,会提前准备好两种饺子馅,韭菜鸡蛋是我的最爱,姐姐则喜欢吃胡萝卜、粉条加鸡蛋。有时,奶奶包着饺子,邻居去串门看到弄了两种馅就说这也太麻烦了。奶奶就会笑着说:“孩子们愿意吃呢,不麻烦。”我和姐姐得到的小零食也不一样,每年秋天红薯丰收时,奶奶会晒很多的红薯干,它是我一年四季吃不厌的宝贝,姐姐最喜欢奶奶准备的炒花生,我们每次都是高高兴兴而去,口袋里鼓鼓囊囊回来,因为有这样一个偏爱孙女的奶奶,不知惹得多少小伙伴的羡慕。

那时,我和姐姐也曾多次对奶奶发誓:“等我们长大了,给奶奶买一筐筐好吃的!”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都有能力孝顺奶奶了,但我们的孝心总被父亲一次次阻拦:“奶奶血压高,不能吃甜食!奶奶胃也不好,要少吃肉,你们不要瞎买东西!”我们也知道奶奶吃什么更有利于健康,但有时带她逛街,仍然忍不住偷偷买最小块的巧克力蛋糕,然后在回家之前躲到公园里吃完,再把嘴擦干净,绝不能让父亲看出蛛丝马迹。每当我们和奶奶这样一起消灭痕迹时,总会忍不住哈哈大笑一番,因为这场景跟小孩子偷嘴吃太相似,奶奶满脸都是被孙女们偏爱之后的小得意。

按道理说,小孩子的确不应该有太多零花钱,老人也要保持健康饮食习惯。可也总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们不愿意按照常理出牌。因为,给所爱的人一点点偏爱,是生活给的糖,偶尔为之也无妨。

这世界上原本就有一种爱是不讲道理的,那就是偏爱。